

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

吉頊 成王千里 張宣 王旭 京師三豹 張孝嵩 王弘義 謝祐 河內王懿宗 酷吏

楊務廉 李全交

吉頊

周明堂尉吉頊，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。王助以親故，為說綦連耀男大覺、小覺，雲應兩角麒麟也。耀字光翟，言光宅天下也。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，敕差河內王懿宗推，誅王助等四十一人，皆破家。後俊臣犯事，司刑斷死，進狀三日不出，朝野怪之。上入苑，吉頊攏馬。上問在外有何事意，頊奏曰：「臣幸預控鶴，為陛下耳目。在外唯怪來俊臣狀不出。」上曰：「俊臣於國有功，朕思之耳。」頊奏曰：「於安遠告虺貞反，其事並驗。今貞為成州司（司原作可，據明抄本改）馬，俊臣聚結不逞，誣謫賢良，贓賄如山。冤魂滿路。國之賊也，何足惜哉？」上令狀出，誅俊臣於西市，敕追於安遠還，除尚食奉御。頊有力焉。除頊中丞，賜緋。頊理綦連耀事，以為己功，授天官侍郎平章事，與河內王競，出為溫州司馬卒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成王千里

唐成王千里使嶺南，取大蛇，長八九尺。以繩縛口，橫於門限之下。州縣參謁者，呼令入門，但知直視，無復瞻仰，踏蛇而驚，惶懼僵仆，被蛇繞數匝，良久解之，以為戲笑。又取龜及鰲，令人脫衣，縱龜等齧其體，終不肯放，死而後已。其人酸痛號呼，不可復言。王與姬妾共看，以為玩樂。然後以竹刺龜鰲口，遂齧竹而放人。艾灸鰲背，灸痛乃放口。人被驚者，皆失魂，至死不平復矣。（原缺出處，明抄本作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張宣

唐朔方總官張宣好殺。時有突厥投化，宣乃作檄文，罵默啜，言詞甚不遜。書其腹背，鑿共肌膚，涅之以墨，灸之以火，不勝痛楚，日夜作蟲鳥鳴。然後送與默啜。字者宣訖，斃而殺之。匈奴怨望，不敢降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王旭

唐殿中侍御史王旭，括宅中及別宅女婦風聲目色（明抄本目色作色目），有不承者，以繩勒其陰，令壯士彈竹擊之，酸痛不可忍。倒懸一女婦，以石繩其發，遣證與長安尉房恒奸，經三日不承。女婦曰：「侍御如此苦毒，兒死，必訴於冥司。若配入宮，必申於主上，終不相放。」旭慚懼，乃舍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京師三豹

唐監察御史李嵩、李全交、殿中王旭，京師號為三豹。嵩為赤鰲豹，交為白額豹，旭為黑豹。皆狠虐不軌，鳩毒無儀，體性狂疏，精神慘刻。每訊囚，必鋪棘臥，削竹籤指，方梁壓髀，碎瓦搯膝，遣作仙人獻果、玉女登梯、犢子懸拘（拘原作駒，據明抄本改）、驢兒拔橛、鳳凰曬翅、獼猴鑽火、上麥索、下闌單。人不聊生，囚皆乞死。肆情鍛鍊，證是為非。任意指麾。傳空為實。周公、孔子，請伏殺人；伯夷、叔齊，求其劫罪。訊劾乾塹，水必有期；推鞠濕泥，塵非不入。來俊臣乞為弟子，索元禮求作門生。被迫者皆相謂曰：「牽羊付虎，未有出期。縛鼠與貓，終無脫日。妻子永別。朋友長辭。」京人相要，作咒曰：「若違心負教，橫遭三豹。」其毒害也如此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張孝嵩

京兆人高麗家貧，於御史臺替助官遞送文牒。其時令史作偽帖，付高麗追人，擬嚇錢。事敗，令史逃亡，追討不獲。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拷，膝骨落地，兩腳俱攣，抑遣代令史承偽。准法斷死訖。大理卿狀上。故事，准名例律，篤疾不合加刑。孝嵩勃然作色曰：「腳攣何廢造偽？」命兩人（兩人二字原作乃，據明抄本改）昇上市斬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王弘義

王弘義，衡水人也，告變授游擊將家。天授中，拜御史，與俊臣羅告衣冠。俊臣敗，義亦流於嶺南。妄稱敕追，時胡無禮以御史使嶺南，次於襄鄧，會而按之，弘義詞窮，乃謂曰：「與公氣類。」元禮曰：「足下昔任御史，禮任洛陽尉；禮今任御史，公乃流囚。復何氣類。」乃榜殺之。弘義每暑月繫囚，必於小房中，積蒿而施氈褥，遭之者，期須氣將絕矣，苟自誣或他引，則易於別房。俊臣常行移牒，州縣懼，自矜曰：「我之文牒，有如狼毒治葛也。」弘義嘗於鄉里求旁舍瓜，瓜主吝之。義乃狀言。瓜園中有白兔。縣吏會人捕逐，期須苗盡矣。內史李照德曰：「昔聞蒼鷹獄吏，今見白兔御史。」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謝祐

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。則天朝，徙曹王於黔中，祐嚇云：「則天賜自盡，祐親奉進止，更無別敕。」王怖而縊死。後祐於平閣上臥，婢妾十餘人同宿，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。後曹王破家，簿錄事，得祐首漆之，題謝祐字，以為穢器。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河內王懿宗

周默啜賊之陷恒定州。和親使楊齊莊，敕授三品，入匈奴，遂沒賊。將至趙州，襄（明抄本襄作襄）公段瓊同沒，喚莊共出走。莊懼不敢發，瓊遂先歸。則天賞之，復舊任。齊莊尋至，敕付河內王懿宗鞠問。莊曰：「昔有人相莊，位至三品，有刀箭厄。莊走出被趕，砍射不死，走得脫來。願王哀之。懿宗性酷毒，奏莊初懷猶豫，請殺之。敕依。引至天津橋南，於衛士鋪鼓格上，縛磔手足，令段瓊先射。三發皆中，又段瑾射之中，又令諸司百官謝，箭如蝟毛，仍氣磔磔然微動。即以刀當心直下，破至陰，剖取心擲地，仍赳赳跳數十回。懿宗之忍毒也如此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酷吏

來俊臣、侯思止、王弘義、郭霸等數十人，為推官。俊臣父操。與鄉人蔡本善。本與操樗蒲，贏本錢數十萬。本無以貯。遂將其妻馮折。及至操家，已有娠，而產俊臣於禾州。犯盜，遂因密告。則天以忠，累拜侍御史。按制獄，無不會實，拜左台中丞。道路以目。與侯思止等，以告事為羅織。則天於麗景門側，別置推院，令俊臣等按之。但入新開門。百不獲一。引義獄，從門內出。其

黨朱南山等，造《羅織經》一卷。每鞠囚，無輕重，先以醋灌鼻，禁地牢中。以火圍繞，絕其糧，多抽衣絮以啗之。將有赦，必先盡殺其囚。又作大枷凡十（一曰定百脈、二曰喘不得、三曰突地吼、四曰著即承、五曰失魂膽、六曰實同反、七曰反是實、八曰死豬愁、九曰求得死、十曰求破家。）遭其枷者，悶轉於地，莫不自誣。則天尤賞之。朝士每入朝，多與妻子訣別。及禁狄仁杰，仁杰置書於綿衣中，請獄吏付家人。家人得之，訟於則天。則天令驗之，果冤。問仁杰何以自誣，對曰：「若不承反，即已死於枷棒矣。」俊臣後坐贓，御史劾之，除殿中丞，又拜中丞。復坐贓，出為同州參軍，奪同列參軍妻。旋為合官尉，又拜洛陽令。復圖西番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婢，稱其謀反。其黨務面詣闕訟之，得免。將告諸武太平公主，乃反為其所發，棄市。人競鬻其肉。中宗詔酷吏並配流遠惡處，子孫不得仕進。周興累為司刑少卿，上疏請除李家屬籍，後徙嶺表，為仇人所殺。傅遊藝除左補闕，上書言武氏革命，拜給事中，又為鸞台平章事。天授元年，改姓武氏。夢登湛露殿，陳於所親，及事發伏誅。遊藝一年內，青綠緋紫皆遍轉，號為「四時仕宦」。請則天置六道使，死後竟從其言。於是萬國俊、丘神勣皆酷虐。思止告舒王元名反，授游擊將軍。初元禮教思止，上必問候大不識字，但云：「獬豸豈識字，只能觸邪。」果問而對，則天大悅，授左台侍御史。又教，上若問要宅，得賜沒官者，但云：「臣惡其名，不願居止。」上又悅。嘗按魏元忠曰：「急承白司馬，不然吃孟青。」孟青者，姓孟名青，即殺瑯邪王衝者也。白司馬，坂名。思止庸奴，常以此語嚇元忠。元忠不撓，思止以其拒制命、倒曳之。元忠曰：「我如乘惡驢而墜，為鐙所掛。」思止又怒，欲奏斬之。元忠曰：「汝為御史，須識禮數。若要元忠頭，便將去，何必以鋸截將。」思止驚悚，與之坐。思止言音不正，霍獻可笑之。思止怒，奏之。則天知，亦大笑。時俊臣逼娶太原王慶詵女，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，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：「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，已大辱國。今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，無乃又辱乎？」竟為昭德榜殺。萬國俊按嶺南，流人三百餘人，擁於水次，一時殺之。來子珣除右台監察，時朝士有不著靴帶而朝者，必彈之曰：「臣聞束帶立於朝。」舉朝大噓。後賜武氏家臣，多按制獄，常衣錦半臂。郭霸應革命舉，為監察，又為侍御史。見則天曰：「往年徵除敬業，臣願抽其筋、食其肉、飲其血、絕其髓。」上大悅。人呼為「郭四其」。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，霸請嗜其糞。元忠不許，竟嘗之曰：「其味苦，病即愈。」元忠以其佞，大惡之。嘗推蘇州刺史索（明抄本索作李）思微，微不勝其捶拷而死。後屢見思微。遂設齋轉經。俄見思微止於庭曰：「汝陷我，今來取汝。」霸恐懼，遂自刎腹而卒。時洛橋初成，人便之。則天問人曰：「外有何好事」。舍人張元一素滑稽，曰：「喜洛橋成，幸郭霸死。」（出《神異經》）

楊務廉

唐楊務廉，孝和時，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，特授將作大匠，坐贓數千萬免官。又上章，奏開陝州三門，鑿山燒石，岩側施棧道牽船。河流湍急，所顧夫並未與價值，苟牽繩一斷，棧梁一絕，則撲殺數十人，取顧夫錢糴米充數，即注夫逃走，下本貫，禁父母妻子。其牽船夫，皆令係二鐺子胸背（背原作皆，據明抄本改），落棧著石，百無一存。道路悲號，聲動山谷，皆稱楊務廉為人妖。天生此妖，以破殘百姓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李全交

唐監察御史李全交等，以羅織酷虐為業，台中號為「人頭羅剎」。殿中王旭，號為「鬼面夜叉。」訊囚引枷柄向前，名為「驢駒拔橛」。縛枷頭著樹，名曰「犢子懸車」；兩手捧枷，累磚於上，號為「仙人獻果」；立高木之上，枷柄向後拗之，名「玉女登梯」。拷郴州典廖福、司門令史張性，並求神狐魅，皆遣喚鶴作鳳，證蛇成龍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